

SIXUE

弄权者、贪渎者 这些平时高高在上，
表面风光无限的人物却被一位来自农村的姑娘玩弄于股掌……

权世六

李惠泉◎著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SIXUE

rock

六世

李惠泉◎著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穴/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 - 7 - 80185 - 983 - 9

I. 死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0168 号

死 穴

李惠泉 著

出 版 人: 袁其国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子邮箱: zgjccbs@vip. sina. com

电 话: (010)68630384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36518(门市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6 开

印 张: 17.25 印张

字 数: 245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200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185 - 983 - 9/D · 1959

定 价: 30.0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故事梗概

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：乡下来城里谋生的姑娘蓝月季，是一名业余电脑修理者，在一个偶然的機會中，发现了一份官员贪污受贿的黑名单。她依照名单上的姓名，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敲诈，竟然让她成功了，很容易从贪官污吏手里弄到了金钱。但她不满足，想尽办法把项目经理刘伟明拉下了水。在她精心策划下，刘伟明离婚了，成了她的同伙。这名有知识的男人，提出了比蓝月季更“宏伟”的计划，他们买通侦探公司，弄到了市里各局主要领导的材料，实施了更大范围的“敲诈”，设计的骗局越来越高明，刘伟明也从一个好男人，逐渐变成了花花公子。蓝月季本想把这个男人弄到手，看见他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就设计把他“抛弃”。她变本加厉地实施更大的“计划”。一位被敲诈者不愿束手就擒，向公安局报了案，公安局展开调查，很快把蓝月季及有关人员抓获。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城市犯罪的经历，在揭露贪官污吏的同时，也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就是良心的回归。在商品化和金钱弥漫的世界，保持心灵的纯洁就是要对理想永不背叛。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埋葬了自己。官员也好，普通人也罢，当我们面对物质诱惑时，我们如何保持道德底线？本书在拷问着所有的人。



李惠泉，江西省南昌县滁槎镇李家村人，北京作家协会会员，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绝对机密》、《绝对内幕》、《高度机密》、《猎狐》。其小说《生死游戏》获中国故事会奖，《黑白布局》获中国第三届侦探小说最佳情节奖。长篇小说被广州日报和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连载。

电子邮箱：liyan19831013@sina.com

肖子文对准垃圾桶猛踢一脚。

他拿起水桶里的拖把，极不情愿地往地上一墩，弄得水珠四溅，正好有几滴飞上了值班经理的脸。值班经理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处女，脾气本来就怪怪的，一看肖子文那个样子，火就往上窜。她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珠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小羊羔崽子，愿干就干，不愿干就滚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能做什么？读书读不进，干活又偷懒，哼！你回家待着得了。”肖子文不敢吭声，只好使劲地墩着地。

二十岁的肖子文，读书不进，考大学更是没有门，父母只好托东托西，帮他找了个饭店服务员的工作。他哪愿做这个，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，每月的奖金几乎没有拿过，除了电脑没有感兴趣的东西，他一边儿干活还一边儿想着电脑里的游戏，感到好玩得不行。他来到407房间，把被子叠好，又把卫生打扫了一遍，发现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开着，手就痒痒了，迈不开步子，上前按了一下回车键，桌面马上显示出一幅猫抓老鼠的图画，他感到好奇，仔细一看，显示屏上正好有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图标，生性对电脑游戏爱不释手的他，赶忙点击，猫出现了，一次一次地抓老鼠，都被老鼠巧妙地躲开了，他来兴趣了，也不干活，就坐在那里玩了起来。

这是一种渐进式游戏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才能抓到老鼠，指法稍微慢半秒，就过不了关，既考验人的智慧，又锻炼人的指法。肖子文好像天生就是干这个的，没有一会儿就进入了第四关，他兴奋极了，继续用类似的办法前进，但是，办法用尽，他也进不了第五关，老鼠仍然抓不到。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用尽了所学知识，仍然无法进入第五关。他有些沮丧，决定把这个游戏拷贝回去再想办法。于是，跑回自己房间，找了一张三寸软盘，把游戏拷贝下来。

太阳逐渐西去，他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，出了门骑上自行车飞奔而去，到了家连衣服也来不及脱，就坐在电脑前弄开了。他把游戏拷

贝到C盘下，一关一关过，还是进不了第五关。他又给同学和朋友打电话，在他们的指导下，又重新进行分解进入，仍然没有效果。妈妈叫他吃饭，也被他轰出了房间，就那样一个人坐在那里苦思冥想，弄到晚上十二点，还是进不了第五关。

肖子文犟脾气上来了，班也不上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来到演乐胡同225号，来找一个叫蓝月季的女人。蓝月季今年三十岁，没有结婚，一个人住两间平房，和一个叫徐兵的男人同居。她没有正式工作，专做电脑维修，特别是在解码方面很有天赋，肖子文电脑坏了都找她修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他一口一个姐，叫得这个女人很喜欢他，把他当作弟弟一样看待，有问必答，手把手教他。

肖子文推开蓝月季房间门，怔住了。她正倒在徐兵怀里接吻，弄得他进又不是，退又不是。蓝月季笑了，推开徐兵，招呼道：“文弟，进来。”

徐兵瞪了他一眼，又在蓝月季脸上吻了一下，转身就走：“我走了，月季，省得破坏你们的关系。”

蓝月季用指头点着他的前额：“你不要瞎说，人家还是孩子呢，我的干弟弟。”

徐兵鼻子哼了一声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弟弟好哇，雏鸭肉嫩啊！”

“去，去，去。快滚吧，不要满嘴放屁。”徐兵被蓝月季骂跑了。

肖子文拿出了那张软盘。

蓝月季也不说话，把盘插入电脑，拷贝到C盘下，这才开始运作。她没有问肖子文，很快进入了第四关，但是，用了一个多小时，就是进不了第五关。她有些烦躁，把鼠标一扔，告诉肖子文，“我说不就是一个游戏吗，干吗非得进第五关呢，前四关也是很好玩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套游戏不是通用版，是人家自己编的，他在第五关上设了密码，鬼晓得是什么数字。”

肖子文怯生生问：“姐，真的没有办法？”

“没有。主要是不值得费这个劲儿。你解开了也不过是一个游戏，有什么意思。如果里面有金银，你姐我就得想办法，你说是吧？”肖子文眼里对她崇拜的目光消失了，嘟囔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比我强，我

看跟我也差不多”。蓝月季一听他的话，怒道：“嘿！我说文弟，你怎么说这样混蛋的话呀！我教你都白教了。解不开？解不开姐这么多年就白混了，我今天要让你看看我的手段。”

肖子文站在那里偷偷地乐。

从上午十点开始，蓝月季坐在椅子上就没有动，除了上厕所吃饭，就在那里不停地变换着各种数字，不停地翻看各种书籍，不停地打电话，额头上有涔涔的汗珠，看得肖子文心疼地说：“姐，不行就算了。”

“算了，哼！你想算了我不算了呢！”蓝月季秀目圆瞪：“我要不把它解出来，我就得死！”她一边说一边发牢骚：“你姐就是一个好强的人，刚才你看见了吧，那个人是我的男朋友，一块儿好了几年，嫌我赚不到钱，又跟别人睡过，竟然要离我远去。他呢，这些年睡过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。唉！现在的好男人都他娘的死光了。文弟，你可不要学他们，男人就要像个男人样。”

“我听姐的。”肖子文显得很乖巧。

蓝月季很满意：“听姐的没错，姐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她转过身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姐是过来人了，什么事不知道。只要有技术，有了钱，还怕找不到女人？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得去一趟饭店，把那个客人的住房登记拿来，包括他的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，反正只要有数字的都抄下来，很多密码都可能隐藏在其中。”肖子文一听，二话没说，直奔饭店。

送走肖子文，蓝月季又给徐兵打电话。

“兵兵，我们一块儿好了几年了，容易吗？上次不是为了帮你找工作，我会跟总经理上床吗？怪，也只能怪你没本事。你自己也扪心自问，这些年你跟多少女人上过床，我要纠缠，这个事还有完没完？”蓝月季很动情，苦口婆心地劝说。

徐兵在电话里嘿嘿地笑了：“算了，月季，我们的缘分到头了。这家公司总经理，是个娘们儿，她答应了帮我解决进天都市的户口，人嘛，总要往高处走，对吧。月季，等我解决了户口，我就把那个娘们儿蹬了，真的。你要不相信，我可以给你立字据，我徐兵不是那种

忘恩负义的人，都是生活逼的，没办法呀！”

蓝月季知道劝他不动，咬着嘴唇说：“好听的话你就留给别的女人吧，我蓝月季不混出个人样来，我就一头撞死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肖子文满头大汗回来了。

蓝月季接过复印的材料一看，瞪大了眼睛：“噢，美籍华人方明，看样子是个科学家了，要不就是个大老板。”肖子文不关心这些，只问能不能进入第五关。蓝月季没吭声，对照材料进行操作，输进了电话号码、身份证号码等有关材料，仍然进不了第五关，气得她破口大骂。

肖子文完全丧失了信心，垂着头说：“姐，不行就算了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我们一块儿吃顿饭吧。”

蓝月季手一挡：“要不你先走，要不你坐在这里别吱声，啰啰唆唆的，烦死了。”肖子文只好一声不吭坐在那里。

蓝月季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了什么，问肖子文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肖子文说是十月十二日，她把这天日子输进去，第五关终于打开了，一只巨大的老鼠终于露了出来，两人高兴得又抱又跳。肖子文一声“哇塞”情不自禁地在蓝月季脸上嘍了一下：“姐，你真行。”

蓝月季娇嗔地拍了拍他的脸：“文弟，你也快学坏了。姐不是跟你吹牛，没有我解不开的程序。记住，这个程序叫时间程序，是最新发明的，它的密码是随着时间变换。我也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，很难解。我可以肯定，这个叫方明的老家伙，是个电脑专家。”

随着猫把老鼠叼进嘴里，电脑画面上颜色消去，一份资金分配表呈现在她们面前。先是总表，上面列出了年月日、主要项目的工程名称、负责人姓名、资金数额，涉及人员近三十人，支付金额高达二百万美元。总表下面是一张张分项表和电子签名，一看就知道是扫描进去的。蓝月季有些困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年终奖金分配表，不像。利润分红，也不像。但项目栏里都是大的项目，难道……难道是贿赂款项？肖子文也瞪大了眼睛，问怎么回事。蓝月季没有说什么，拷贝了一份，把原始的删除，只留下那只大老鼠，交给了肖子文。肖子文也没问为什么，高高兴兴走了。蓝月季坐在那里，做着发财的美梦。这

难道不是上帝对我的可怜，给了我这样一个发财的机会，我不利用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看见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在那里沙沙作响，看见徐兵笑着回到了她的身边。她笑了，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啊！

蓝月季的家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山沟，高中毕业后，她没有考上大学，一个人跑到天都市，学习电脑来了，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她在这方面特有天才，什么程序一学就会，就自己开了家电脑维修店，小日子过得蛮好的。徐兵是跟她一块儿从乡下来的。她没有想到，一到城市，他就学坏了，不但跟外面的女人好上了，还经常找她要钱，她离不开他，又恨他。她暗自下定决心，要发奋做事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，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。她看着肖子文给他的东西，感到机会终于来了。

“我怕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她自我安慰，我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无产者，什么也没有，成功了，我就可以改变自己 and 家乡的命运，失败了，我仍然是我，我没有什么损失。这个年头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干，拉着肖子文一块干。她这么想着，就这样准备着。她知道，靠自己一个人是什么也做不了的。没有男人，蓝月季心里还真是有些发憊。她想到徐兵，马上又否定了，“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，多少钱也让他拿走了”。她跺跺脚，下定了决心。

二

蓝月季首先拿吴兴开刀。

吴兴，六十五岁，时任水电公司副总经理，副局级干部。“猫抓老鼠”程序软件里有一张吴兴六十万美元的电子签名，是整个名单里数目最大的一笔。蓝月季认定这笔钱是他受贿来的，既然是受贿的，就是不干净的，自己当然有理由从中分一杯羹。她通过朋友的朋友关系，找到了水电公司计划处一名叫小黄的年轻人。

蓝月季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她莞尔一笑：“我叫蓝月季。”

小黄热情地握住她的手，又端水又倒茶：“坐，坐。朋友给我打过电话，姓蓝的不多，叫月季的更不多，所以我就记住了。蓝姐，你要了解什么方面的事？”蓝月季一看办公室还有其他的人，欲言又止，小黄看出来了，笑了笑，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办公室，这才说：“这里没有人，说吧。”

蓝月季昨晚对今天的见面想了一千个主意，连忙说：“也没有什么事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反贪局的，听他说，他们正在调查你们副总吴兴的事，我不知道他跟你关系如何？如果好，就打个招呼，一般就算了。”

“一般。”

小黄淡淡地说：“我虽然不知道吴兴受贿没有，但他这几年负责了几个大型项目，肯定得了不少好处。让反贪局查去吧，我才懒得管这样的事呢。”

蓝月季问：“他最近负责过什么项目，你清楚吗？”

小黄不知道蓝月季的目的，随意说：“最近最大的项目就是西仑港项目，投资近六千万美元，丸通株式会社中标，这个项目恐怕做不了什么手脚，投标时我在。”

“丸通与吴兴熟吗？”

“不熟。”说到这里，小黄警惕起来了，“这些事与你有什么关系，我虽然对吴兴不感冒，但也不反感，我不想背后说别人坏话。”蓝月季媚媚地笑了，说：“吴兴真的那么好吗，我看未必，现在当官的有几个好的，枪毙了也不冤枉他们。”小黄笑了：“蓝姐，是的，这个世界好人不多，但吴兴这人还行，除了听说他跟行政处处长胡鹏的老婆有一腿外，没听说过别的。好了，看样子我帮不上你的忙。”

告辞了小黄，蓝月季没有离开办公楼，又转到行政处，问东问西，才知道胡鹏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窝囊废。蓝月季决定从这个人身上下手，打开缺口，实现自己的计划。她在外面等着

他。下班时间刚过，胡鹏推着自行车出现在门口，刚想上车，就被蓝月季喊住了。胡鹏回过头，一见是个漂亮的女人，连忙下车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

蓝月季妩媚地说：“胡处长，到你办公室谈吧。”胡鹏心里一乐，连忙把她带到了办公室。

“你叫……”

蓝月季故意朝他浅浅一笑：“我叫蓝月季。”

“好名字。”胡鹏拍着手，“人如其名，是一个美人。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蓝月季就捂住脸哽咽着说，我丈夫被吴兴老婆那个狐狸精勾引走了，弄得我家庭破裂，我想把吴兴那个老混蛋扳下台。胡鹏长叹一口气，萎靡地说：“话说到这里，月季呀！我也不瞒你，吴兴这个王八蛋我早晚要杀了他的，他长期霸占我老婆，弄得那个娘们儿根本不理我，你说这叫什么事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？”

胡鹏瞪了她一眼：“看你说的，我有办法还不把他娘的整死。现在他红着呢，没有真凭实据动不了他。”

“听说他在西仑港项目上做了手脚？”蓝月季故意逗他。

胡鹏肯定地说，何止是西仑港项目，其他项目他也没白干，我这里有他的材料，就缺证据。蓝月季大喜，说你把材料整理一下，交给我，让我出面整死他，反正我也不是你们单位的。胡鹏答应了，说只要把吴兴搞下台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蓝月季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，就走了。

回到演乐胡同，她给肖子文打了电话。

肖子文来了，神情恹恹的。蓝月季忙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像个小老头似的。打起点精神来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，就这样萎萎缩缩的像什么样子。遇到了困难是吧，你看你姐，什么困难没有，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，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”

肖子文看了一眼蓝月季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怯生生地说：“月季姐，饭店里把我开除了，我妈也被我气病了，你说我……我怎么

办呀！”

蓝月季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我以为什么事哟，跟着我干吧，我一个月给你两千，如何？”

“真的？”肖子文眼睛放光。

蓝月季拿出一份名单，说我们明天就去找这个人，让他把吃下的东西吐出来。

“这不犯法吧？”肖子文有些害怕。

蓝月季眼睛一瞪：“这犯哪门子法。我们这是为民除害，知道吗？他们拿了公家的钱，那里面还有我们一份呢，我们把它拿来，你说犯哪门子法？”

肖子文一听笑了，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就点点头：“我听姐的。”

蓝月季拍拍他的脸：“没错，听姐的吃不了亏。明天早上过来，我们一块儿去。”肖子文走后，她感到实在无聊得慌，就想给徐兵打电话，约他一块儿到天都市最大的广场人民广场去玩玩，对方一接她的电话，马上拒绝了，说我现在忙着呢。放下电话，蓝月季诅咒徐兵不得好死，自己收拾了一下，出了门。

她来到人民广场。

蓝月季眼睛一亮，她为眼前的辉煌而震撼，感叹家乡跟天都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，你看这种气势，多么有霸气和尊严，怪不得人人都想到城市里来呢。至尊至贵，人活一辈子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

“那你还对现在的生活……”她自己问自己。

蓝月季看了眼前的一切，叹着气，眼前的这种生活不是我的终极目标，我想活得阳光，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的男人，我想拥有财富。只要我有钱，我不愁找不到好男人，徐兵也会像条狗那样跟着我，没有钱，我什么都不是啊！等我有钱了，哼！我就要让他看看。蓝月季在心里发狠地说。

她来到广场边上的百货大楼，来到内衣专柜，试穿了一套黑色的蕾丝内衣。这种内衣穿在她身上凸显出性感、优雅而又古典浪漫。但是，她一看价格，禁不住摇了摇头。

“小姐，这个内衣特适合你。”

导购小姐向她介绍，蓝月季逃跑似的走开了。口袋里空空的，没有钱，她感到尴尬和难过。她又来到珠宝柜台，挑了件独具特色的翡翠花件看着：幸福如意，镂空翡翠起环。这件起环，做工极为精细，剔透细腻，镂空的圆雕花件，形似一串碧绿晶莹的小灯笼，光亮诱人，雕刻了五个形状各异、图案寓意各不相同的环，透眼的福字，铜钱和如意，如意的两侧盘着两条神采飞扬的古龙，寓意避邪和吉祥，环的两边是用镂空透眼的花纹装饰，寓意幸福如意，好运连连。

蓝月季听完师傅们讲解，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小玩意，舍不得离手，把它攥得死死的，好像是她的护身符。这件只有 4.2×1.5 厘米，重不过六克的小玩意，却要价不菲。她当然买不起，但是，她下定了决心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那个卖东西的老师傅笑了，看着她说，这玉件值得，绝对值得，就是过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它也不会贬值，只会升值。没听说吗，黄金有价玉无价。何况这是民仁福珠宝店唯一的，都是手工做的，世上没有第二件。

从百货大楼出来，蓝月季明显有些不高兴。回到住处，她洗了个澡。从浴室里洗完澡赤裸走出来的蓝月季，就像一条白鳗，光艳得耀人眼帘，细嫩的皮肤好像一吹气就要破了似的。她笑着穿上一套假的蕾丝内衣，戴上假翡翠花件，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如果有真的东西，我一样把男人迷死，让他们死去活来，哼！一个徐兵算得了什么？”

咚咚的敲门声传来。

“谁？”她警惕地问。

“姐，是我，肖子文。”

蓝月季一听是肖子文的声音，紧张的心放了下来。她打开门，看着他一脸愁眉，问他怎么了？肖子文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烦得慌。蓝月季冷冷地笑了，故意对他说，“老弟，我看你是想女人了，是吧。你这个年龄，没有女人就会不开心。放心吧，跟着姐，就有钱，有了钱，你就什么都有了，满大街都是女人，随你挑，找个干净点的，消消火，就什么病都没有了。”

肖子文瞪圆了眼睛：“姐就不想男人？”

“混蛋，有你这样跟姐说话的吗？姐想不想男人，那是姐的事，你小孩少问。我可告诉你，那个徐兵不是我的男人，以后你要碰上他，少理他，他是个浑蛋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姐会有好男人爱的。”蓝月季洗完澡，身上清爽了许多，心情也好了些，她摸着肖子文的脸，感到这个大男孩还是蛮可爱的。

“我听姐的。”他怯生生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，只要听姐的，你吃不了亏。不要看我在天都市修电脑混日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蓝姐是条龙，早晚会成气候的。走吧，陪姐吃饭去，我们好好把明天的事安排好，只要明天的事办好了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”蓝月季拉着肖子文，锁好了门，就上街吃饭去了，她要好好吃一顿，为明天的事做好准备。

三

蓝月季锁定第二个人：刘伟明。

刘伟明，三十九岁，国际合作公司高级工程师。“猫抓老鼠”游戏程序软件里注明他受贿三十万美元。还附有一张电子签名。蓝月季判断，这笔钱是项目的回扣无疑。她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比当官的好对付，只要抓住他的弱点，一击即成。第二天，蓝月季带着肖子文来到国际合作公司，问东问西问清了刘伟明的办公室，又在下班的路上尾随着他到了家，弄清了他家的住址和家里电话，这才松了口气回来了。晚上，她们又来到刘伟明家楼下对面一个饺子城坐下，这才把写好的话交给肖子文，让他打电话。肖子文有些害怕，在蓝月季一再怂恿下，这才怯生生地拨通了电话。

“我找刘伟明。”肖子文声音都有些发颤。

“我就是，你是谁？”对方很警惕。

肖子文看了一眼蓝月季，她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眼色，肖子文咽了一口唾沫，这才像读报告一样说：“你不要管我是谁，我只告诉你，

反贪局收到了揭发你受贿的材料，正好落在我姐手里，她想当面见你。”

刘伟明一听就慌了，哆嗦着说：“你在什么地方，我马上就过来，见面再谈。”

“好吧，我在你家对面的饺子城等你，在一号单间。”说完赶紧挂了电话。放下电话，肖子文脸色都白了，捂住胸口半天才喘过气来。蓝月季看着他吓得半死的样子，开心地笑了。

十分钟后，一个高大的男人推开了门。

“你……”蓝月季故意问。

刘伟明赶紧上前一步：“我叫刘伟明，你是……”

肖子文连忙站了起来：“这是我姐，叫蓝月季，在检察院工作。”

“啊！幸会，幸会。”刘伟明连忙握住她的手，递过一个牛皮信封：“不成敬意，这点小意思，请你笑纳。唉！上次京州项目，我驳不开方明的面子，这才把招标的底牌给他透露了一点点，也怪我政治觉悟不高，我……我一定把钱退回给政府，我只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爱人，否则，这个家就完了。”

蓝月季感到这个男人的手是如此温暖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她心中窃喜，这样的男人最好对付了。她接过信封，交给肖子文，让他到门外等着，这才把刘伟明让到座位上，倒了一杯茶端了过去。

“刘总，喝喝水，润润嗓子。”

刘伟明一惊，有些受宠若惊：“这……谢谢蓝小姐。”

蓝月季脑子一转，平静地说：“刘总，就我们俩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京州项目上拿了多少钱？”刘伟明吞吞吐吐说，他们是陷害我，我能拿多少，也就几万人民币，意思意思，都是熟人，我哪好意思多要人家的，你说吧？

蓝月季摇了摇头，笑靥如花，靠近他，吹气如兰，柔柔话中带着一股杀气：“刘总，你让我失望，你们男人没有一个讲真话的。检举材料可说你拿了人家三十万美元，够杀头的了。”

刘伟明脸上陡然变色：“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……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。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五千，我老婆每月开一万，钱多

了有什么用？”

蓝月季喝了一口水，“我扣下检举材料可要冒风险的。我今天问你，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好想想这件事如何处理。看样子，你不想合作，也罢，就让他们调查去吧。”刘伟明一再表白，我真的没有拿三十万美元，你查出来了，枪毙我好了。

蓝月季上前给他斟满了茶水，口气淡淡的：“那好吧，我问你，你跟方明是什么关系，他是干什么的？”刘伟明松了口气，告诉蓝月季，说方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一九六〇年在A省电力局工作到一九八九年，从工程师、总工程师、副局长到局长，一九九〇年后移居美国，一九九四年加入美国籍，出任香港飞天集团顾问。由于他在电力系统很熟，所以，到处充当中间人的角色。京州项目，也是方明从中穿针引线，我与中标方没有任何接触。

“京州项目投资多少？”蓝月季追问道。

刘伟明略加沉思：“五千万美元吧。”

蓝月季笑了：“五千万美元的项目，他给你几万人民币，你就那样不值钱呀！我看未必吧，你是做这行的，当然知道你提供的信息的价值。我是旁观者，也不相信几万元人民币就能买通你。刘总，说实话吧，说了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。否则，我帮不上忙的，真的。”

“这……蓝小姐，我真的没有拿那么多钱，也就几万美元吧。真的，你要再不相信，我只有面对法庭了。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总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吧，你说不是吗。”

“好人，嘿嘿，现在好人都死光了，你给我找出个好人让我看看。哪个人都一样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蓝月季不想和他纠缠，从坤包里拿出一张纸，放在桌子上：“刘总，你看看吧，这张纸也许能引起你一些回忆。”

刘伟明一看，慌了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哆嗦着说：“我都说，我都说出来，这是我写的收条，过几天我就把钱送到检察院去，都退出来。”

蓝月季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，极其温柔地说：“刘总，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你知道吗，看到你这个样子让我心疼，心疼，